

張心澂編著

偽書通考
下冊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張心澂著

偽書通考
下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初版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五月台一版

偽書通考 下冊

定價新臺幣  正

編作者 張 心 澂

發行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及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
登記證：內版臺業字第〇一三號

子部

儒家

晏子八卷 非自撰。

又名晏子春秋，周齊晏嬰撰。

司馬遷曰：「余讀晏子春秋，詳哉其言之也。其書世多有之。」史記管晏列傳。

劉向上晏子序曰：「臣向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。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：太史公書五篇，臣向書一篇，參書十三篇。凡中外書三十篇，爲八百三十八章。除復重二十二篇，六百二十八章，定著八篇，二百一十五章。其書六篇皆合六經之義，又有復重，文辭頗異，不復遺失，復列爲一篇。又有頗不合經術，似非晏子言，疑後世辯士所爲者，故亦不敢失，復以爲一篇。」

漢書藝文志儒家列晏子八篇，註曰：「名嬰字平仲，相齊景公，善與人交。」

柳宗元曰：「司馬遷讀晏子春秋，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。或曰：『晏子爲之，而人接焉。』或曰：『晏子之後爲之。』皆非也。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。墨好儉，晏子以儉名於世，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，以增高爲己術者。且其旨多尙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，是皆出墨子。又非孔子，好言鬼事，非儒明鬼，又出墨子。其言問聚及古治

子等尤怪誕。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，此其顯白者。自劉向、歆、班、彪、固、父子皆錄之，儒家中甚矣。數子之不詳也。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，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。後之錄諸子書，宜列之墨家，非晏子爲墨也。爲是書者，墨之道也。」柳柳州文集。

崇文總目曰：「晏子八篇，今亡；此書蓋後人採嬰行事爲之，非嬰所撰。」

陳振孫曰：「漢志八篇，但曰晏子；隋唐七卷，始號晏子春秋。今卷數不同，未知果本書否？」書錄解題。

四庫全書史部傳記類列晏子春秋八卷，提要曰：「是書所記，乃唐人魏徵諫錄李絳論事集之流，特失其編次者之姓名耳。題爲嬰者，依託也。其中如王士禎池北偶談所摘齊景公圍人一事，鄙倍荒唐，殆同戲劇，則妄人又有所竄入，非原本矣。劉向班固俱列之儒家，惟柳宗元以爲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，其旨多尙兼愛，非厚葬久喪者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。薛季宣浪語集又以爲孔叢子詰墨諸條，今皆見晏子書中。則嬰之學實出於墨。蓋嬰雖略在墨翟前，而史角止魯，實在惠公之時，見呂氏春秋仲春記，當染篇，故嬰能先宗其說也。」

章學誠曰：「晏子春秋柳氏以謂墨者之言，非以晏子爲墨，爲墨學者述晏子事以名其書，猶孟子之告子萬章名其篇也。」文史通義言公上。

梁章鉅曰：「其書如梁丘據、高子、孔子皆譏晏子三心路寢之葬，一以爲逢于何，一以爲盆成适。蓋由後人采掇所就，故書中岐誤重複若此。」退菴隨筆。

孫星衍曰：「晏子八篇，見藝文志。後人以篇爲卷，又合雜上下二篇爲一，則爲七卷。見七略及隋唐志，宋時析爲

黃震曰：「孔子之言，散見於經，不獨論語也。他如莊荀諸書，以及諸子百家，亦多傳述。第記載不同，辭氣頓異，往往各有所記者之口吻，幾有毫釐千里之謬。至家語莫考纂述何人，相傳爲孔子遺書。觀相魯儒行及論禮樂等篇，揆諸聖經，若出一轍。乃各篇中似尚有可疑處，蓋傳聞異辭，述所傳聞又異辭，其間記載之不同，亦無足怪。或有竟疑是書爲漢人僞託，此又不然，然盡信爲聖人之言，則亦泥古太甚矣。去聖已遠，何從質證。」黃氏曰抄。

何孟春疑孔安國序爲王肅所僞作，清儒亦多襲何說。

范家相撰家語證僞十卷，孫志祖撰家語疏證十卷，隋士珂撰孔子家語疏證十卷，皆以家語爲王肅僞作。丁晏尙書餘論亦然。

錢馥曰：「肅傳是書時，其二十七卷具在也。若判然不同，則肅之書必不能行，即行矣，二十七卷者必不至於泯沒也。惟增多十七篇，而二十七卷卽在其篇中，故此傳而古本則逸耳。例之古文尙書，當不謬也。況有馬昭之言足據乎？」孫志祖家語疏證跋。

姚際恆曰：「漢志，『孔子家語二十七卷。顏師古曰，『非今所有家語也。』」案，唐志有王肅註家語十卷，此卽肅掇拾諸傳記爲之，託名孔安國作序，卽師古所謂今之家語是也。今世所傳家語，又非師古所謂今之家語也。司馬貞與師古同爲唐人，貞作史記索隱，所引家語，今本或無，可驗也。元王廣謀有家語註，明何孟春亦註家語，其言曰：「未必非廣謀之庸妄，有所刪除而致然。」此言良是。然則今世家語殆元王廣謀本也。」古今偽書考。

四庫提要曰：「史經祖學齋佔畢曰：『大戴一書雖列之十四經，然其書大抵雜取家語之書分析而爲篇目。其

序雖稱蕭撰，亦未必果蕭所自爲；疑亦其徒所作，而託名於蕭者。」古今尚書辨偽。

又曰：「家語觀周篇亦載問禮事，大略本之世家，而頗增益，其語尤爲紕繆。所載孔子言曰：『吾聞老聃博古知今，通禮樂之原，明道德之歸，則吾師也。今將往矣。』余按言老聃者，惟戴記曾子問篇爲近古，然所稱述亦皆禮之繁文末節，子貢所謂識其小者是也。烏覩所謂通禮樂之原者哉？至於世俗所傳以爲老聃言者，道德經耳。其言曰：『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。』又云：『上德不德，下德不失德。』其論道德謬矣。韓子云：『道其所道，非吾之所謂道也；德其所德，非吾之所謂德也。』烏覩所謂明道德之歸者哉？孔子學官於郟子，入太廟每事問，曰：『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。』孔子之學，亦頗得諸四方考訂之功。詩曰：『先氏有言，詢於芻蕘。』太廟駿奔之人，豈必皆嘗聞道者乎？然則孔子卽果適周，因問禮於老聃，以證魯禮有無流傳之誤，此亦尋常事耳；謂足供聖人之采擇則可矣。烏有以爲己師而往從之者哉？韓子云：『老者曰，孔子吾師之弟子也；佛者曰，孔子吾師之弟子也。』爲孔子者習聞其說，樂其誕而自小也，亦曰，吾師亦嘗師之云爾。不惟舉之於其口，而又筆之於其書。『此言正爲家語而發。嗚呼！以異端攻吾道，勝不勝猶未可知也；以吾儒自攻吾道，而其勢遂必無不勝。無怪乎異端之日熾，而聖學之日微也。』且世家但云敬叔言於魯君，請與孔子適周而已，家語則載敬叔之言，全錄左傳孟僖子將死之語。夫此語僖子屬其大夫則可，敬叔以適周請於君，何必詳敘孔子之祖德乎？世家但云自周反魯，弟子益進而已，家語則云自周反魯，道彌尊矣，弟子之進蓋三千焉，夫孔子之道大矣，豈一見老聃之所能尊，而是時孔子年僅三十有五，弟子安得遂至於三千乎？家語一書，本魏晉間人雜取子史中孔子之事，綴輯增益以成書者，其時方崇老莊，故其爲言如此。若借老聃以爲孔子重者，其識又遠

之爲宋，而不知其所言皆戰國策士之餘，申商名法之論，孔子固無此等言也。不能辨其誣而反改其文以惑世，撰家語者其罪大矣。孟子云：「孔子微服而過宋，」則是孔子未嘗立於宋之朝也，烏得與其君相問答也哉？主君之稱，自韓魏趙分晉之後始有之，以其故大夫也，故主之。孔子時尚無是稱，亦不得以之稱宋公也。且其文本韻語，家語少竄易之，中途有不叶者，所增數語又獨淺陋，與前後文不類，然則是家語錄說苑，而非說苑錄家語也，彰彰明矣。然而世儒猶信家語何耶？洙泗考信錄。

又曰「家語云：『孔子厄於陳蔡，七日不食，子貢竊告糴於野人，顏回炊之，有埃墨墮飯中，取而食之。子貢望見之，以爲竊食也，入告孔子。子曰：『吾將問之。』召顏回曰：『疇昔子夢見先人，子炊而進飯，吾將進焉。』對曰：『有埃墨墮飯中，回食之，不可祭也。』云云，余按聖人以誠待人，況於顏淵用舍行藏之所同也，乃詐稱夢以鈎距之，賢者猶不出此，況聖人乎？顏淵具體而微，而不能不以竊食見疑於子貢；子貢智足以知聖人，曰：『賜也，何敢望回，』而不能不以竊食疑顏淵，有是理與？此其師友之間，相猜相試，初無異於今日屠沽黽僮之徒之所爲。屠沽黽僮之徒，或猶有恥爲之者，而以加於聖賢。嗚呼！此豈復有人心者哉？此事本之呂覽，而詞與此小異。然呂覽之意，不過明知人之難，目見者猶不足爲信，詳見呂覽任數篇。託於孔子顏子以爲言耳。家語遂以爲真，謬矣。吾故曰：家語非孔氏遺書也，僞也。家語較之世家其文尤陋，然世儒之信家語尤甚於世家。韓昌黎云：『小慚亦蒙謂之小好，大慚亦蒙謂之大好。』嗚呼！果有是理乎？洙泗考信錄餘錄。

沈欽韓曰：「肅惟取婚姻喪祭郊禘廟祫與鄭不同者，歸入家語，以矯誣聖人，其他固已有之，未可謂肅所造也。」

日本武內義雄曰：「家語孔安國序何孟春疑爲王肅所僞作，清儒亦多襲何說，其說似屬可從。序中於家語之所取材，似可彷彿得之。據云：『秦昭王時孫卿入秦，昭王從之問儒術，孫卿以孔子之言與諸國事，七十二弟子之言及百篇與之，由此秦悉有焉。始皇之世，李斯焚書，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，故不見滅。高祖尅秦，悉斂得之。』今荀子法行子道哀公問諸篇皆記孔子及七十子言行，其語有見於家語中者，是王肅編家語時取之荀子者，當是古家語所無者也。僞孔序又曰：『孝景皇帝末年，募求天下禮書，於時士大夫皆送官，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，而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子辭妄相錯雜，不可得知；以付掌書，與曲禮衆篇亂簡，合而藏之祕府。元封之時，吾仕京師，竊懼先人之典辭將泯滅，於是因諸公卿士大夫，私以人事，募求其副，悉得之，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四篇，又有曾子問禮一篇，自別屬曾子問，故不復錄。』據此則王肅家語多取材於曲禮衆篇者可知，而所謂曲禮，據又有曾子問一篇云云之語，則屬今禮記中之諸篇，自可想像。又僞孔衍上奏云：『戴聖近世小儒，以曲禮不足，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孫卿之書以裨益之，總名曰禮記。今尙見其已在禮記者，則便除家語之本篇。』由此推之，王肅是見古家語者，其本文當無與禮記符合之部份。然而就馬昭所謂「家語王肅所增加」之語而考之，則今之家語，非全部僞撰，似尙存有古家語之文於其中焉……今之家語刪去荀子及說禮之文，其餘之材料大體爲古家語文，當是改篇次，加私定者。」江慎庵編譯
先秦經籍考。

劉汝霖曰：「何晏注論語，常採王肅之說，而牢曰一節，則引鄭曰：『牢，弟子子牢也。』可知見及孔子家語，

則家語之出，當在其死後矣。此書後人多疑其僞，蓋王氏欲掙擊鄭玄，不得不僞託古人以自重也。漢晉學術編年。

曾子二卷 後人所輯。

周會參撰。

晁公武曰：「曾子者魯曾參也。舊稱曾參所撰，其大孝篇中乃有樂正子春事，當是其門人所纂爾。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，隋志曾子二卷，且一卷，唐志曾子二卷，今此書亦二卷凡十篇，蓋唐本也。視漢亡八篇，視隋亡目一篇。考其書也，已見於大戴禮。世人久不讀之，文字謬誤爲甚，乃以大戴禮參校之，其所是正者千有餘字。」那齊禮書志。

朱熹曰：「世傳曾子書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充之，其言語氣象，視論孟檀弓等篇所載相去甚遠。」

高似孫曰：「曾子者，曾參與其弟子公明儀、樂正子春、單居離、曾元、曾華之徒，講論孝行之道，天地事物之原，凡十篇，自修身至於天圓，已見於大戴禮，篇爲四十九，爲五十八；他又雜見於小戴禮，略無少異。是固後人掇拾以爲之者歟？劉中壘父子奏「奏」，四庫本作「奏」。漢七略，已不能致辨於斯，況他人乎！然董仲舒對策，已引其書「書」，四庫本作「言」。。有言：「尊其所聞則高明，行其所知則光大。」則書固在董氏之先乎？又其言曰：「君子愛日，及時而成，難者不避，易者不從。旦就業，夕自省，可謂守業。年三十四十無藝，則無藝矣；五十不以善聞，則無聞矣。」「日」，一本作「自」。「三省吾身」何其辭費耶？（予讀先太史史記注七十二弟子傳，參字子與，晉灼讀音如「宋昌驂乘」之參，因併及之。）子略。

周氏涉筆曰：「曾子一書，議道褊迫，又過於苟卿，蓋戰國時爲其學者所論也。孔子言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，正指聖境妙處，此書遂謂七十而未壞，雖有後過亦可以免。七十而壞與否，已不置論，而何以爲過，何以爲免，聖門家

法無此語也。」

黃震曰：「曾子之書，不知誰所依倣而爲之。雖雜而衍，然其不合於理者蓋寡。若云與父言，言畜子；與子言，言孝父；與兄言，言順弟；與弟言，言承兄；皆世俗委曲之語。而良賈深藏如虛，又近於老子之學。殊不類曾子弘毅氣象。若樂正子下堂傷足之事，尊其所聞，則高明，行其所知，則光大之說，亦皆粹會，此書亦有足觀。特以天圓地方之說爲非，而謂天之所生上首，地之所生下首，上首之謂圓，下首之謂方，雖務博而未必然。」黃氏曰抄。

宋濂曰：「曾子孔子弟子魯人曾參所撰也。漢志云十八篇；唐志云二卷。今世所傳，自修身至天圓凡十篇，分爲二卷，與唐志合。視漢則亡八篇矣。其書已備見大戴禮中。」

子取而讀之，何其明白皎潔，若列星之麗天也！又何其敷腴諄篤，若萬卉之含澤也！傳有之：「有德者必有言，信哉！七十而從心。」進學之序：「七十免過，勉人之辭，其立言迥然不同也！周氏不察而譏之，過矣！君子愛日，誨學者也；「一日三省，」自治功也；語有詳略，事有不同也！高氏以辭費誚之，亦可哉！

或謂大孝篇有及樂正子春事，固出後人所輯而非曾子所自著，則庶幾也。諸子辨。

四庫全書總目有曾子一卷，宋汪暉編。提要云：「書成於慶元嘉泰間，咸淳十年其孫夢斗與子思子同獻於朝。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有慈湖楊簡註，是宋時原有曾子行世，殆暉偶未見，故輯爲此書。凡十二篇。」

子思子七卷 後人所輯。

周孔伋子思撰。

司馬遷曰：「子思作中庸。」史記孔子世家。

漢書藝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自註云：「名伋孔子孫，魯繆公師。」

沈約曰：「禮記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。」隋書音樂志。

宋濂曰：「子思子七卷，亦後人綴緝而成，非子思之所自著也。中載『孟軻問：牧民之道何先？』子思子曰：『先利之。』軻曰：『君子之告民者亦仁義而已，何必曰利？』子思子曰：『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。上不仁則不得其所，上不義則樂爲詐，此爲不利大矣。』他日，孟軻告魏侯營以仁義，『蓋深得子思子之本旨。或者不察，乃遽謂其言若相反者，何耶？』諸子辨。

四庫全書總目有子思子一卷，宋汪暉編云：「晁公武讀書志載有子思子七卷，暉蓋亦未見其本，故別作是書。凡九篇。」

梁啓超曰：「太平御覽四百三引子思子曰：『天下有道，則行有枝葉；天下無道，則言有枝葉。』即表記文，沈約說當可信。」飲冰室專集，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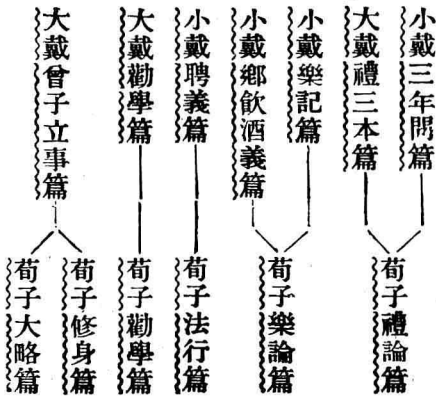
荀子二十卷 或有增。

周荀况撰。况趙人，亦曰荀卿，漢人避宣帝諱，或稱孫卿。

四庫提要曰：「王應麟困學紀聞據韓詩外傳所引，但非十子，而無子思孟子，以今本爲其徒李斯等所增，不知子思孟子後來論定爲聖賢耳，其在當時固亦卿之曹偶，是猶朱陸之相非，不足訝也。」

梁啓超曰：「荀子全書，大概可信。惟君子大略有坐子道法行哀公堯問七篇，疑非盡出荀子手，或門弟子所記，或後人附益也。」飲冰室專集，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。

又曰：「全書大部分固可推定爲卿自著，然如儒效篇議兵篇強國篇皆稱『孫卿子』，似出門弟子記錄。內中如堯問篇末一段，純屬批評荀子之語，其爲他人所述，尤爲顯然。又大略以下六篇，楊倞已指爲荀卿弟子所記卿語及雜錄傳記。大小戴兩禮記文多與荀子相同，其篇名如下：



凡此皆當認爲禮記孫卿子，不能謂爲荀子襲禮記，蓋禮記本漢儒所哀集之叢篇，雜采諸各家著述耳。然因此可推見兩戴記中，其摭拾荀卿緒論而不著其名者，或尙不少。而荀子書中亦難保無荀卿以外之著作摻入，蓋荀子書亦

由漢儒各自傳寫。劉向將諸本治於一爐，但刪其重複，其會否懸何種標準以鑑別真偽，則向所未言也。楊倞將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壽問六篇降附於末，似有特識。宥坐以下五篇，文義膚淺，大略篇雖間有精語，然皆斷片。故此六篇宜認為漢儒所雜錄，非荀子之舊。古史辨第四册荀卿及荀子。

孔叢子七卷 偽。

楚孔鮒撰。宋宋咸註。

隋書經籍志經部論語家載孔叢七卷。注云：「陳勝博士孔鮒撰。」其序錄稱「孔叢家語並孔氏所傳仲尼之旨。」

宋咸曰：「孔叢子者，乃孔子八世孫鮒字子魚，仕陳勝為博士，以言不見用，託目疾而退，論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己之事，凡二十一篇，為六卷，名之曰孔叢子，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。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其所為賦與書謂之連叢子，上下篇為一卷附之。」孔叢子注序。

晁公武曰：「邯鄲書目云：『一名盤孟，取事雜也。至漢孔臧又以其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附於卷末十一篇。嘉祐中宋咸為之注。』按漢志無孔叢子，而儒家有孔臧十篇，雜家有孔甲盤孟書二十六篇。其註謂孔甲『黃帝史，或曰夏帝，疑皆非。』今此書一名盤孟，獨治篇又云鮒或稱孔甲。連叢又出孔臧，意者孔叢子即漢志孔甲盤孟書而亡六篇，連叢即漢志孔臧書，而其子孫或續之也。」邵齊讀書記。

洪邁曰：「孔叢子一書，漢藝文志不載。蓋劉向父子所未見。但於儒家有太常參侯孔臧十篇。今此書之末有連

叢子上下二卷，云孔臧著書十篇，疑卽是已。然所謂叢子者，本陳涉博士孔鮒子魚所論集，凡二十一篇爲六卷。唐以前不爲人所稱，至嘉祐四年宋咸始爲注釋以進，遂傳於世。今讀其文，略無楚漢間氣骨，豈非齊梁以來好事者所作乎？容齋隨筆。

朱子語錄曰：「漢卿問孔子順許多話卻好？」曰：「出於孔叢子不知是否。只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，其文氣軟弱，全不似西漢文字。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，何故略不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。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，皆不可曉。」

朱熹曰：「孔叢子乃其所註之人僞作。讀其首幾章皆法左傳句，已疑之。及讀其後序，乃謂渠好左傳，便可見。」

又曰：「孔叢子鄙陋之甚，理既無足取，而詞亦不足觀。有一處載其君曰必然云云，是何言語。」

又曰：「孔叢子敘事至東漢，然詞氣甚卑近，亦非東漢人所作書。孔臧禮賜如三公等事皆無其實，而通鑑誤信之。所載臧兄弟往還書疏，正類西京雜記僞造漢人文章。」朱子語錄。

高似孫曰：「漢藝文志無孔叢子，而孔甲盤孟二十六篇出于雜家，而又益以連叢。其獨治篇稱孔鮒一名甲，世因曰孔叢子盤孟者，其事雜也。漢書注又以孔甲爲黃帝之史，或夏帝時人，篇第又不同。若非今孔叢子也，記問篇載子思與孔子問答，如此，則孔子時子思其已長矣。」石印百川學海本此條有人批云：「子思，伯魚之子，伯魚先孔子卒。」然孔子家語後序及孔子世家，皆言

子思年止六十二，孟子以子思在魯穆公時固常師之，是爲的然矣。按孔子沒於哀公十六年，後十六年哀公卒，又悼公立三十七年，元公立二十一年，穆公既立，距孔子之沒七十年矣。當是時，子思猶未生，則問答之事安得有之耶！此又出於後人綴集之言，何其無所據若此！（好古之癖，每有悅乎異帙奇篇，及觀其辭，考其事，則往往差謬而同異。嗚

呼夫子沒而微言絕，異端起而大義乖，皆苟簡於一時，而增疑於來世也。故爲學者，舍六經何師焉！」子略。

陳振孫曰：「孔氏子孫，雜記其先世系言之書也。小爾雅一篇亦出於此。中興書目稱漢孔鮒撰，一名盤孟。按孔光傳，孔子八世孫鮒，魏相順之子，爲陳涉博士，死陳下，則固不得爲漢人。而其書記鮒之沒。第七卷號連叢子者，又記太常臧而下數世，迄於延光三年季彥之卒，則又安得以爲鮒撰。按儒林傳所載爲博士者，又曰孔甲，顏注曰：「將名鮒而字甲也。」今考此書，稱子魚名鮒陳人，或謂之子鮒，或稱孔甲，然則顏監未嘗見此書耶？藝文志有孔甲盤孟二十六篇，本注謂「黃帝史，或曰夏帝孔甲，似皆非也。」其書蓋田蚡所學者，其與孔鮒初不相涉也。中興書目乃曰「一名盤孟」，不知何據？豈以漢所謂孔甲卽陳王博士之孔甲耶？」書錄解題。

宋濂曰：「孔叢子七卷，中興書目稱漢孔鮒撰。鮒該覽六經，秦并天下，召爲魯國文通君，拜太傅。及焚書令行，乃歸藏書屋壁，自隱嵩山。陳涉起，聘爲博士，遷太師。仕六旬，以言不用，托目疾，退老于陳而著是書。年五十七卒。——則固非漢人矣。又稱一名盤孟。藝文志有孔甲盤孟二十六篇；本注謂黃帝史，或謂夏帝時人。此書稱子魚名鮒，陳人，或謂之子鮒，或謂之孔甲。孔甲姓名偶同，又決非著盤孟者也。其殆孔氏子孫雜記仲尼、子思、子上、子高、子順、子魚之言行者歟？」

其第七卷則漢孔臧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，附于卷末。

嘉祐中，宋咸爲之注。

雖然，此僞書也！僞之者其宋咸歟？王士元僞作亢桑子，而又自爲之注，抑此類歟？近世之爲僞書者，非止咸也；若

阮逸關朗易傳，李靖問對，若張商英素書，若戴師愈麻衣易，亦往往不能迷明者之目。竟何益哉！今觀是書記問篇所載，有子思與孔子問答語。子思年止六十二，魯穆公同時人，穆公之立，距孔子之沒七十年，子思疑未長也，而何有答問哉！兼之氣質萎弱，不類西京以前文字，其偽妄昭然可見。或者謂其能守家法，不雜怪奇，歷戰國秦漢流俗而無所浸淫，未必然也！未必然也！諸子辨。

李燾曰：「按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，雜家有孔甲盤孟二十六篇，宋晁氏謂孔叢子疑即漢志所謂孔甲盤孟者也；然考顏監注云：『甲黃帝史，或曰夏帝孔甲，疑皆非。』又史稱田蚡學盤孟書，註亦云：『黃帝史，』謂鮒著盤孟豈徵信哉？朱子云：『其文軟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語。』愚謂或子豐季彥輩集先世遺文而成之，故其書東京始行，謂爲盤孟書則不可知，其是孔子則無疑也。」漢魏叢書孔叢子序。

姚際恆曰：「稱漢孔鮒撰，漢、隋、唐志皆無。宋中興書目始有。儒林傳所載爲博士者曰孔甲，顏師古曰：『名鮒而字甲也。』此書稱名鮒字子魚，亦不相合。又漢志雜家有孔甲盤孟二十六篇，本註謂『黃帝史，或曰夏帝時人，』與孔鮒初不相涉；中興書目乃云：『一名盤孟，』亦誤也。李燾以爲東漢末季彥輩爲之，朱仲晦以爲卽註者僞作，其說近是。若爲東漢人，隋唐志豈應無乎？」古今僞書考。

惠棟曰：「連叢子孔臧與侍中從弟安國書曰：『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，弟素常以爲雜有舜典，今果如所論。』」按此以僞扶僞，欲欺天下後世，謂分析者果壁中本也。古文尙書考註。

四庫提要曰：「家語出王肅依託，隋志既誤以爲真，則所云孔叢出孔氏所傳者，亦未爲確證。朱子所疑，蓋非無